

嵇康评传(下)

童 强 著

中 国 思 想 家 评 传 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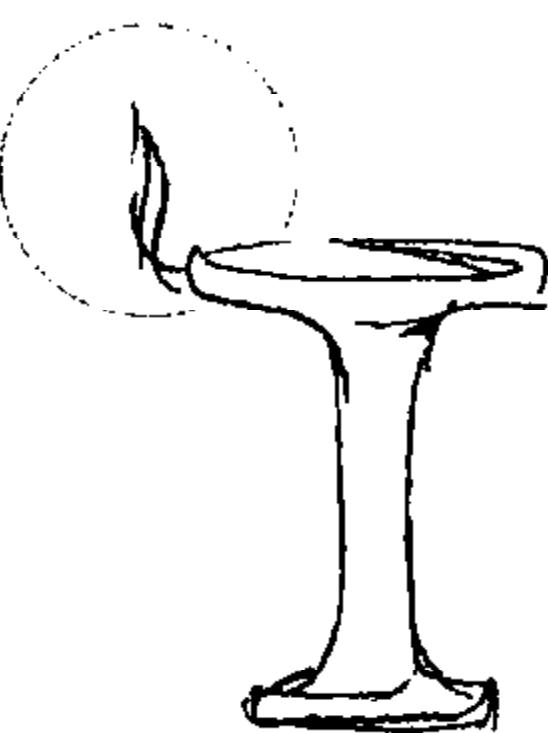
嵇中散集卷第二

琴賦二首

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

匡亚明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嵇康评传(下)

童 强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嵇康评传/童强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06 - 9

I. 嵇… II. 童… III. 嵇康(224 ~ 263)—评传
IV. B23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4368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嵇康评传

童 强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 rulin. com. 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36.25 字数 407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06 - 9

定价:72.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左 健	巩本栋	茅家琦
周 宪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思想一：宇宙、社会与人生

杰出的思想家总是广泛地吸收前代的精神遗产，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嵇康也不例外，他的思想与传统的观念、知识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因此，简单地为嵇康的思想贴上道家、儒家，或者儒道兼融等标签，并不重要，尽管这类结论大多可以在相关的文献中找到一定的证据，但更重要的是，揭示思想本身的深刻内涵、复杂的特征和相关的联系。我们不满足于某个最终的总体结论，而是试图考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嵇康有过什么思考，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思想与当时的观念体系、文化背景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等等。

我们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他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观念。二是他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命题：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三是他在认识论上的贡献。

围绕宇宙、社会、人生等问题，嵇康有很多的思考，由此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基本框架。关于宇宙万物，他继承了汉人

元气五行等学说。对于社会,他基于道家学说,提出了自己颇为独特的社会政治思想。他认为比较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保持“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声无哀乐论》)的和谐关系。这一清静无为的社会理想并非全然出于想象。他不仅在《管蔡论》中注意到了现实政治、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而且还在《释私论》中提出,在社会是非道德标准实行的同时,也推行公私的标准,以此纠正当时过分尚名而造成的弊端。他对现实人生、理想人格等都有深入的探索,主张触情而行、率真自然。他从庄子的自由、超脱的至人形象中得到启发,不仅在诗文中真切地表达了他对理想人格的向往,而且在现实经历中,也以自己的行动将人格精神推向新的高度。

一、宇宙与社会

在汉代,关于宇宙的生成已经形成基本的看法,这一认识综合了当时的各类知识,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为学者所普遍接受。

当然,这一套宇宙生成的观念还谈不上是科学的学说,它融合着宇宙本体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宇宙的生成提供哲学玄想式的解释。当时的知识与技术发展尚不能提出事实的证据以确证宇宙的形成,因此,它基本上是当时哲学观念发展的延伸,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猜测。只要它与当时主流的思想体系没有冲突,那么它实际上就拥有了说服力。嵇康基本上继承了汉人的这些观念。他说: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太师箴》)

太素实际上是哲学本体的概念,但这里被设想为生成性的,因此具有实体的性质。《周易乾凿度》卷上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未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太素被认为是实体世界的开始。《白虎通》卷下亦曰:“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嵇康沿用太素的概念,以为太素之后,阴阳相分,两者陶化,则演化人类万物。万物之中,又有气的作用。他说:

元气陶铄,众生稟焉。(《明胆论》)

“元气”也是前代的观念。王充立论,颇重气说。《论衡·四讳》篇曰:“元气,天地之精微也。”《无形》篇云:“人稟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说日》篇曰:“天地并气,故能生物。”《潜夫论·本训》曰:“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幡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①阮籍同样运用元气说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他在《达庄论》中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

^① 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第365页。“壹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作“𬘡缊”。



内，故万物生焉。……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①万物一体，而其变化演变主要通过一气盛衰实现的。嵇康基本上沿用这些观念，同样认为天施元气，万物禀承。他说：

乾坤有六子，支干有刚柔；统以阴阳，错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时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顺之。（《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声无哀乐论》）

不难看出，他吸收了汉人阴阳五行之说，以为元气分化成阴阳，阴阳相错而成五行，由此衍生万物。总之，在宇宙观上，嵇康基本继承了前人的传统。

有时，他也运用这些基本的解释框架去分析、论证某些具体的问题。如在《明胆论》中，他用气的概念来讨论明与胆的关系。认为明与胆都源自于气，禀气不同，则明胆相异。他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才性明胆均与禀承元气的多少有关。而人的“五才存体，各有所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明为阳气，胆为阴气，二气不同，因此明胆

^① 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第138页。



不能相生。对于多数人而言，明胆二气不能均衡，“或明于见物，或勇于决断”，“唯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外内，无不必备”。在当时的思想体系中，嵇康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于社会治理，嵇康主要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上古时期社会政治形态：

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成，穆然相爱；犹舒锦布彩，灿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声无哀乐论》）

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昔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难自然好学论》）

这里重申道家简易无为的政治理想，强调君、臣、民三者之间和谐的关系。君处于上，清静无为；臣处于下，顺应君主；万民安逸，自求多福，则天下太平。对后代崇尚仁义、开荣利之途等风气，他同样基于道家思想加以批判。他说：



至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袞，忽若布衣在身也。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显，色不加悦；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义之贵；三黜之贱，不伤冲粹之美。二人尝得富贵于其身，中（各本作终）不以人爵婴心也。故视荣辱如一。由此言之，岂云欲富贵之情哉？（《答难养生论》）

先秦道家对政治虽有阐述，但相当简略，后代思想家基于道家的基本原则，结合现实的内容，又做出了新的阐发。这实际上是对早期道家思想的发展。《老子》第十三章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人们据“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句意，一般认为老子意在让人们“忘身”。应该说，老子的本意是在贵身。身为大患之极，其价值超过天下，“所以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委托给他”。^① 意思是说，圣人贵身过于天下，爱身超过天下，则将天下寄托给他。而他视天下为轻，本不欲以天下婴心，以

^① 此用《老子》第十三章末句陈鼓应译文，并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此章的引述，中华书局1984年，第111页。



天下累及己身，所以“不得已而临天下”。《庄子·在宥》亦谓“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嵇康《太师箴》曰：

夫统之者劳，仰之者逸。至人重身，弃而不恤。
故子州称疾，石户乘桴；许由鞠躬，辞长九州。先王仁爱，愍世忧时；哀万物之将颓，然后莅之。

子州、石户、许由的事迹在《庄子·让王》中有记载。文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捲捲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子州欲治自己“幽忧之病”而未暇治天下，正是贵身的态度。圣人贵身，然愍世忧时，故不得已而治理天下，天下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自己的手中、代为照管的东西而已。君主养生，在于清静寡欲，不为外物所侵扰，所以虽居尊贵之位，却不敢颐指气使，虽有四海之富，却不愿穷奢极欲。因为身贵于天下，他不愿君位所带来的荣华影响他的养生，“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已哉？”因此，君虽临莅天下，然而“恬若素士接宾客”、“若布衣在身”，“君臣相忘于上”。很显然，在曹魏立国前期提出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道家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对照当时君主崇奢、群臣奔竞的风尚，这一带有理想化的政治主张体现出一定的批判意义。



嵇康的《太师箴》着重讨论君道。箴体是古代相当特殊的文体，本是群臣规劝君主的文字。作者拟以太师的身份，通过称颂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谴责后世统治的衰败，从而对当今的君王加以警醒。嵇康称远古时代：

爰初冥昧，不虑不营。欲以物开，患以事成。犯机触害，智不救生。宗长归仁，自然之情。故君道因（各本作自）然，必托贤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宁。华胥既往，绍以皇羲。默静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夭不离。降及唐虞，犹笃其绪。体资易简，应天顺矩。缔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惧若在予。

上古社会结构简单，民风纯朴，君主寡欲少私，清静无为，而万民自化，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第八十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与理想，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古老的统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等逐渐发生变化。统治者试图倡导仁义智慧来改造社会，但道家以为，这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嵇康说：“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天性丧真。”后世君主失去了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于是运用智慧，结果却使更多的人们利用巧诈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倡导仁义，却使人们丧失天性，更加贪图名利。《老子》第十八章曰：“大



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是道家十分独特的政治思想及历史观。嵇康显然是从道家的基本观念出发对后代的政治做出评价。他认为，君主太看重自己的尊位，于是“凭尊恃势，不友不师”，不能听取群臣的劝谏。“君位益侈，臣路生心”，君主骄奢淫逸，臣下便会想方设法，迎合君王的嗜好，以邀宠信。如此必然导致天下的混乱。

嵇康在其他文章中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相对比较缓和，然而《太师箴》的语气却是相当激烈。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

二、《管蔡论》

《管蔡论》中讨论的主题，有学者认为直接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相关。侯外庐等说，此论很有可能是甘露元年（256）四月高贵乡公幸太学问诸儒，论及管蔡事时作，时在毌丘俭被诛之后一年，因此，“文中称扬管蔡，实为毌丘俭张目”。^① 嵇氏论曰：

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父（各本作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兴

^① 并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188页。



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政，率朝诸侯。思光前载，以隆王业。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

侯外庐等认为：

毌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所谓“名冠当时，列为藩臣(侯外庐引作辅)”；毌丘俭乃先朝旧臣，为故相国司马懿所重用，所谓“文父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时司马师专权，废齐王芳，所谓“周公践政，率朝诸侯”；毌丘俭举兵反时，上表数师十一大罪，特别指出司马师坐拥强兵，无有臣礼，故宜废之以俟就第，所谓“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原引注：毌丘俭表，见《三国志》本传注。)论中所说的，一一影射当时诛戮毌丘俭这一事件的事实，处处为管蔡昭雪，即处处为毌丘俭辩护，即处处贬斥司马氏。这些反映名门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是真实的，在客观上他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也是大胆的。^①

这样的解释虽然意在表明嵇康反抗司马氏专权的斗争精神，

^①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188页。



但却缺乏相应的证据及说服力。

首先，作品的系年无法确证。此论有可能作于毌丘俭被诛之后，同样有可能作于此前。侯外庐等在论中找到了“一一影射”的明证，于是倾向于认为此论作于毌丘俭被诛之后；因为假设了此论作于毌丘俭被诛之后，于是“一一影射”似乎就在文章中得到了显而易见的证据。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一假设，那么，就很难按照“一一影射”的方式进行解读。

其次，侯外庐等认为此论作于高貴乡公幸太学之后，因高貴乡公言及管蔡二叔，当时对此有所讨论，故嵇康作此论以答“或问曰”。《管蔡论》结尾说：“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外内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侯外庐等曰：“所谓‘时论’，疑即指太学中未能论究之问题。”^①这一推测仍可以进一步讨论。

高貴乡公在太学与儒生的讨论中，管蔡之事并非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来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137)记载：

(博士庾)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緝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经云：

^①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164页。崔富章也认为，嵇康投身批评王肃的太学辩难活动，《管蔡论》当是太学辩论的作品之一。见其《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载《浙江大学学报》第29卷第4期，1999年8月。



‘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

不难看出，君臣讨论的中心是“知人，圣人所难”。庾峻仅仅是谈论所及，以管蔡被诛作为“圣人行事不能无失”的三个例证中的一个。史籍不载君臣专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管蔡之事在哲理上存在矛盾。管蔡凶恶，周公圣哲而能知人，则不当用管蔡，用则陷于不仁；管蔡不贤，若周公不知，则何以知人成圣？所以庾峻说此为“先贤所疑”。嵇康《管蔡论》中，问者提出的正是这一问题：

管蔡流言，叛戾东都。周公征讨，诛以凶逆。顽恶显著，流名千载。且明父圣兄，曾不鉴凶恶于幼稚，觉无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显荣爵于藩国；使恶积罪成，终遇祸害。于理不通，心所未安。愿闻其说。

但这并非只是在甘露前后才出现的问题。秦汉以来，周公诛管蔡作为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典故、历史事件，常常在著作中被引用、论述。《吕氏春秋》卷二一《开春》曰：“祈奚……往见



范宣子而说也，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韩非子·说疑》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论衡》卷十四《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岂云当篡畔哉？人道善恶，施善以赏，加恶以罪，天道宜然。”对于事件中周公的两难境地，人们总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论者大多认为，周公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而诛管蔡，这是明智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兄弟为仇，确实与人们的亲情、道德的观念相冲突。因此，《淮南子》卷十三《汜论》中说：“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王充在《论衡》卷十九《宣汉》、《恢国》篇中，比较周、汉两代，不仅以为“高汉于周，拟汉过周”，而且“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汉代在处理类似的问题上，要比周公仁慈得多。《恢国》篇曰：“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成王管蔡悖乱，周公东征。前代皆然，汉不闻此。”又曰：“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广陵王荆迷于嬖巫，楚王英惑于狭（侠）客，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周诛管蔡，违斯远矣！……二王，帝族也，位为王侯，与管蔡同。管蔡灭嗣，二王立后，恩已褒矣。”可见，人们对周公诛管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各种解释中，论者大多通过合理的解释，消除这一事件中国家、法律与人伦、亲情之间的冲突。但东汉末王符《潜夫论》中对此进行专门的讨论，却强调了其中的对立。其《释